

终极游戏已经开始。
命定的选手留下了，但整个世界已经改变。



终极游戏 II

天空之匙

ENDGAME II: SKY KEY

〔美〕詹姆斯·弗雷 尼尔斯·约翰逊-谢尔顿 著 钱峰 王洁鹂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终极游戏 II

天空之匙

ENDGAME II: SKY KEY

〔美〕詹姆斯·弗雷 尼尔斯·约翰逊-谢尔顿 著 钱峰 王洁鹂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终极游戏.2, 天空之匙 / (美) 詹姆斯·弗雷,
(美) 尼尔斯·约翰逊-谢尔顿著; 钱峰, 王洁鹂译. —
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500-1944-7

I. ①终… II. ①詹… ②尼… ③钱… ④王… III.
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2461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14-2016-0297

ENDGAME: SKY KEY by James Frey and Nils Johnson-Shelton

Copyright © 2015 by Third Floor Fun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6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终极游戏 2: 天空之匙

(美) 詹姆斯·弗雷 尼尔斯·约翰逊-谢尔顿 著 钱峰 王洁鹂 译

出版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郝玮刚

特约策划 张玉贞 崔莹

封面设计 赵瑾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
邮编 330038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张 13.5

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240 千字

书号 ISBN 978-7-5500-1944-7

定价 4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32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① <http://goo.gl/JRKjxm>;

90 天



21

小爱丽丝·乔普拉

乔普拉家，甘托克，锡金，印度

“塔可，塔可，塔可……”

喜马拉雅山，雪峰日照，云雾缭绕。赫然屹立的是干城章嘉峰，世界第三高峰。城中的十万居民，如同往常一样，过着自己的营生。他们做工谋生，买卖往来；他们传道授业，送往迎来；他们觥筹交错，嬉笑怒骂。他们不谙世事，只求现世安稳。

后院里，弥漫着一股草木烧焦的气味，小爱丽丝神气活现地踏着大步，草叶轻轻骚动着她的脚趾。她将双手握成拳头状，放在屁股上方，再将手肘朝后，弯曲膝盖，头向前倾。她将自己的手肘合起、分开、再合起、再分开，嘴里发出咯咯的叫声，活像一只小孔雀。小爱丽丝大喊着：“塔可，塔可，塔可”。塔可是一只很老的孔雀，已经跟这家人相处了13年。塔可很快发现小爱丽丝，半路转了个身，油光锃亮的颈部羽毛全都竖了起来，不甘示弱地发出同样的咯咯声。接着，塔可给主人展示了一个孔雀开屏，逗得爱丽丝咯咯直笑，快活地跳起舞来。她向着塔可跑去，塔可猛地躲开，小爱丽丝继续追着孔雀跑远了。

远处，干城章嘉峰的轮廓线条若隐若现，将整个永生谷隐藏在冰雪覆盖的山丘背后。对于这个地方，小爱丽丝一无所知，她的母亲萨里却是再熟悉不过。

小爱丽丝追着塔可来到一处杜鹃花丛，差一点就要抓到它了。这时，孔雀突然眨眼，低下头，用爪子在地上乱抓一气，几乎要将整个身体钻进草丛。小爱丽丝好奇地凑前，想要探个究竟。

“发现了什么，塔可？”

孔雀不理睬她，继续在泥里乱啄。

“到底是什么？”

突然，孔雀停止了动作，低着的头偏向一边，睁大眼似是有些疑惑地盯着地上的东西。小爱丽丝弯腰向前。地上确实有东西，看起来不大，是一个圆形的深色物体。

“嘎吱！”孔雀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如一道闪电般跑回家去。小爱丽丝吓了一跳，但还是停在原地。她伸出双手，拨开了柔软的叶片，小心翼翼地钻进了草丛中，用双手在地上摸索着、寻找着。

那是一块深色的大理石，半埋在泥土里，呈现出完整的圆形，上面雕刻着奇怪的图样。小爱丽丝用手抚摸石头表面，却感到了虚空般的寒冷。她继续用手指挖开石头周围的泥土，弄成一个小土丘的形状，使得周围区域都变得松动。最后，她把石头捡起来反复翻看。没过了一会儿，她就不由地皱起了眉头。这石头可真凉！这时候，天色突然大变，光线变得异常刺眼，使人几乎睁不开双眼。数秒之内，目光所及之处都成了白茫茫的一片，大地开始猛烈地震动起来，骇人的轰隆声在山坡回荡，震撼着悬崖和山巅，所有的树木、花草、溪水中的卵石都颤动起来。这种声音越来越响，避无可避。

小爱丽丝想要赶紧逃走，但她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，仿佛这块小石头把她冻住了。在白光与巨响交错的混乱之中，她看到有一个人影向她走来。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，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。

人影越走越近，它的皮肤呈现出苍白的绿色，眼眶深陷，嘴唇卷曲，形似僵尸一般。小爱丽丝赶紧丢开石头，可是一切都为时晚矣。恶灵越来越近，小爱丽丝已经闻到了对方散发出来的腐臭，那是一种混杂着排泄物、燃烧的橡胶和硫黄的古怪味道。空气变得异常炙热，恶灵伸手想要抓住小爱丽丝。小爱丽丝拼命求救，想要呼唤自己的母亲，希望母亲能够救她、帮她、保护她、拯救她。可是，她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，一丁点儿都不行。

她猛地睁开眼睛，惊恐地尖叫。原来是在做梦！两岁大的小爱丽丝浑身湿透，母亲在她的身边，抱着她，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，安慰着说：“没事了，我的宝贝，没事了。那只是一场梦。你只是又做了一场梦。”

自从大地之匙重新出世后，小爱丽丝就开始整晚整晚地重复相同的梦境。

萨里将哭喊着的女儿从被窝里抱出来，温柔地搂在自己的怀里。

“别怕，我的宝贝。没有人能够伤害你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”
尽管萨里每次都这样说，小爱丽丝依然做着相同的梦。萨里也不知道，这一切是不是真的。“亲爱的女儿，没有人会伤害你，现在不会，将来也不会。”



① <http://goo.gl/IPAM0q>.

莎拉·阿洛佩 (Sarah Alopay), 杰戈·特拉洛克
伦敦, 肯辛顿, 皇冠假日酒店, 438 号套房

“这块疤是怎么回事?” 莎拉用手指拂过杰戈带伤疤的脸, 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训练时候弄的。” 杰戈盯着莎拉说。他想要引导莎拉恢复正常。

自从莎拉从巨石阵取回大地之匙, 已经过去了四天。距离千代子的惨死, 也已经过去了四天。四天前, 莎拉一枪打中了刘安的脑袋。四天前, 在巨石阵底下沉睡多年的那个东西终于再现人间。

四天前, 莎拉亲手杀了克里斯托弗·范德坎普, 扣动了扳机, 把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里。

6 | 至今, 莎拉仍然无法说出他的名字。她甚至不想去尝试。无论她怎么疯狂地亲吻杰戈、跟他缠绵, 无论她怎么擦洗身体、撕心裂肺地呼喊、将大地之匙紧握手中, 无论她怎么无限次重复“开普勒 22b”行星在电视上向全世界发布的消息, 莎拉就是无法克制自己, 无法不去想到克里斯托弗的那张脸, 想到他的金发, 他漂亮的绿色眼睛, 他眼中闪烁的神采。就是她亲手结束了他眼中闪烁的神采。

从巨石阵返回后, 莎拉总共只说了 27 个字, 其中包括那个问题。杰戈对她的状况很是忧心。与此同时, 他因为莎拉的提问而受到了鼓励。

“给我讲讲吧?” 莎拉心中盼着这会是一个很长的故事, 盼着这个故事能够暂时占据她的注意力, 盼着杰戈说的故事能跟他的身体一样, 足以让她分心。

除了那件事, 随便想到什么都好, 除了射进他脑袋的那颗子弹, 随便想到什么都好。

杰戈果真如她所愿地述说起来。“那是我参加的第三次械斗。当时

我只有十二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。本来我可以很轻易赢过那两个家伙。一个是二十五岁的前职业拳手，我刚好险胜他一招；另外一个十九岁的大块头，当时是老爹得宠的手下，我们都叫他拉得里洛。”

莎拉继续用手指抚摸着杰戈脸上粗糙突起的伤疤，这条伤疤一直延伸到他的下巴。“他叫拉得里洛。”莎拉很慢很慢地重复着杰戈的话，似乎沉醉其中的样子。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‘砖块’，真是人如其名。他就是一个又壮又傻又固执的家伙。我先是尝试着佯攻，结果他果然受骗了。等到他准备再次移动的时候，我已经赢过他了。”

莎拉轻笑出来，尽管有些假装的成分，但这是她从巨石阵回来以后的第一次笑。杰戈继续说着故事：“我对阵的第三个对手是一个年纪稍大、个头较小的家伙。我此前从未遇见过他，据说是从里约来的。不是秘鲁人，也不是奥尔梅克人，而是里约人。”

杰戈很清楚，讲述自己的故事对莎拉来说是件好事，至少现在是这样。只要能够转移她的注意力，不让她再去想那件事：亲手杀了自己的男友、找到大地之匙、引发了大事件、掩盖了无数人的死亡。相较之下，玩耍、械斗、逃亡、开枪——这些事情似乎好得太多了。权宜之计，他还要继续说下去。

“他出生贫民窟，一副皮包骨头的模样，浑身的肌肉就像绳子捆在骨头上。动作倒是快似闪电。他只说两句话，一句是‘嗨’，一句是‘祝下次好运’，从不说别的话。还算是挺聪明的，是无师自通的天才，从刀光剑影和血汗缠斗中，摸爬滚打出来的。他跟别人学东西，但是多数的本领都是他与生俱来的。”

“听起来跟你挺像。”莎拉评价说。

“确实挺像。”杰戈笑着说，“跟他打架，就像是跟我自己的倒影打架。我拿刀捅他，他也拿刀捅我。我向他猛攻，他也猛攻过来。他用反击的方法来回避攻击。他完全不同于我接受训练时的那些对手——前拳击选手、老爹，谁都不像。感觉就像是……在跟动物搏斗。对方的反应迅速，无可挑剔的知觉，动作先于思考。他们不断在攻击。你

有没有跟动物搏斗过？”

“有过，跟野狼。遇到它们更惨。”

“一匹狼还是……”

“一群狼，好几匹。”

“手里没枪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遇到过狗，但是没遇过狼。对了，有一回我遇到了美洲狮。”

“我很想说，你让我印象深刻。但是，抱歉了。”

“阿洛佩，我们已经上了床，哪里需要再让你印象深刻。”杰戈试图用幽默感来缓和气氛。

莎拉又笑了起来，抬手打了他一拳。杰戈心想，这是一个好兆头，证明莎拉正在恢复。

“不知怎的，我就是无法近身攻击。当时的规则是‘第一滴血即战斗结束’，只要见红，就得停手。很简单的规则。”

“可是，你脸上的疤——看起来伤口很深。”

8.1

“没错。我当时脑子一蒙，正中他下怀。坦白地说，我还算是运气好的。如果没有正好攻击到我的面部——你知道的，我差点没了眼珠子——他可能就会要了我的命。”

莎拉点了点头。“所以说，出血、见红、停手。他跟你说‘祝下次好运’，然后就走了，是不是这回事儿？”

“我还得要缝几针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当然了，我训练时候可用不上麻醉剂什么的。”

“哈？麻醉剂？那是什么鬼东西？”

杰戈大声笑了起来。“说得没错，该死的终极游戏。”

“该死的终极游戏。”莎拉重复着这句话，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情绪。

她翻身平躺在床上，眼睛死盯着天花板。“你们有没有再次交手？”

杰戈停顿了几秒钟。“当然，”他说得很慢，似乎是在认真回忆，“大概是在一年以后，距离我的生日还有两天，只要过了生日，我就算是合格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这次，他的速度变得更快。不过，我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，我速度比他更快。”

“所以说，你弄出了第一滴血？”

“不是。我们对战的时候拿着刀。没过几分钟，我就使出了一拳封喉，他根本喘不过气来。等他倒地，我就一脚踩上他的脖子。连一滴血都没流，就把他给解决了。我到现在还能想起他的眼神，那种难以置信、困惑不已的眼神，就像是你开枪打到的动物。它们无法理解你的行为。这件事情并不符合他的本性。这个贫民窟小子是我遇过最厉害的对手。他并不理解，其实他的规则不适用于我。”

莎拉什么都没有说，转身背对着杰戈。

我正跟一个杀人犯躺在床上呢，她想。

不过，她再转念一想，我也是个杀人犯。

“对不起，莎拉，我没想要”——

“我也这样做了。”莎拉深吸了一口气说。“他的规则同样不适用于我。我自己选择的结果。我杀了他。我杀了……克里斯托弗。”

“就在那个地方。”莎拉说完这句话，身体突然开始颤抖，就像是按上了某个开关。她抱着自己的膝盖，不断发着抖，轻声啜泣起来。杰戈轻抚着莎拉裸露的背部，试图安抚她，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努力都是白费。他是无法安抚莎拉的。

杰戈从来都不怎么关注克里斯托弗，不过他知道莎拉很爱他。

她爱他，而她杀了他。杰戈不确定自己能做出跟莎拉一样的抉择。他会在最好的朋友背后开枪吗？他会忍心杀死何塞、廷波、尚戈吗？他会开枪射死自己的父亲，或者更糟杀死母亲吗？他并不确定。

“莎拉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”杰戈小声地说。自从他们进了这间酒店，他已经把这句话重复了17次。当然，多数都是随口说的，只是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。

无论说多少次，这句话听起来总是很空洞。也许，这一次更是如此。

“是他让你这样做的。他很清楚，终极游戏肯定会要了他的命，既

然难逃一死，他必须帮助你逃出去。他帮助了你，牺牲了自己。所以说，你拥有了他的祝福。如果你听从了刘安的指令，那么拿到大地之匙的人就会是千代子，那么赢得比赛的人就会是——”

“够了！”莎拉撕心裂肺地喊了出来。她并不确定，哪种情况更糟糕——是杀了自己的青梅竹马，或是拿到了重现巨石阵的大地之匙。

“千代子不应该死的，”莎拉喃喃地说，“她不应该就这么死去。她是那么得优秀，那么得厉害。而我……我不应该开枪杀他的。”她做了一次深呼吸。“杰戈……所有人——所有人都会因我而死的。”

莎拉把腿抱得更紧。杰戈将自己的手指轻轻拂过莎拉的脊椎骨，就像是在安慰一个小孩子。

“你当时并不知情。”杰戈安慰她说，“大家都不知情。你只是按照开普勒 22b 所说的执行任务。你只是在玩游戏。”

“没错，只是在玩游戏，”莎拉有些自嘲地说，“我以为艾斯林知道……天哪。她为什么不瞄准？她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击落我们的飞机？”

10 | 对于艾斯林的做法，杰戈同样有所疑惑——倒不是因为击落那架黑鹰直升机，而是因为她试图告诉他们的事情。“假如她真的选择把我们击落，那么克里斯托弗还是会死，”杰戈没有拐弯抹角，“如果那样的话，你我都已经是尸体了。”

“你说的对，可是……”莎拉觉得，自从他们离开意大利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倒不如像以前那样一了百了。

“你只是在玩游戏，”杰戈又说了一次。

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谁都没有出声。莎拉不断哭着，杰戈不断抚摸着她的后背。凌晨一点钟，外面在下着细雨，可以听到街道上奔驰而过的车辆声音，偶尔有希斯罗机场飞机起落的声音。遥远处，传来一声轮船的汽笛声，警车的警报声，以及喝醉酒女人的微弱说话声。

“去他妈的开普勒 22b，去他妈的终极游戏，去他妈的玩游戏。”莎拉抛出一串咒骂声，随后再次陷入沉默。

莎拉停止了哭泣。杰戈的手滑落到床单上。莎拉的呼吸变得更重更慢，几分钟后，她睡着了。杰戈起床冲了个澡，任由水柱冲刷着他

的身体。他想到了那位持刀对手的眼睛，想起他临死前的眼神，想到自己感受着、旁观着、清楚地知道对方的生命正在流逝。他走出淋浴间，拿毛巾擦干身上的水珠，默默穿上衣服，离开了酒店房间，轻轻关上门。莎拉一动也没有动。

“你好，希拉，”杰戈跟大厅里的酒店职员打招呼。

杰戈认识酒店和餐厅所有职员的名字。除了希拉，还有普拉蒂、伊丽娜、保罗、德米特里、凯罗尔、查尔斯、蒂姆普，以及其他的十七个人。

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

因为莎拉，因为他，因为千代子，因为刘安，因为所有的参赛者。

因为终极游戏。

他走到克伦威尔街，把帽衫的帽子戴在头上。克伦威尔，杰戈在想，就是那个遭人记恨的清教徒，英联邦的护国主，过渡时期的军事独裁者。这个人是如此招人厌恶、遭人唾骂，以至于后来的英王查理二世下令挖出克伦威尔的尸体，恨不能让他再死一次。他的尸体被斩首，头部被插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外面的木杆上，风吹日晒了好几年，接受民众的唾弃、指戳和咒骂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骷髅。这个晚上，杰戈走着的这条街，走在这条以篡位者之名命名的著名街道，距离克伦威尔死后被斩首示众的地点仅几千米远。

这就是他们战斗的原因。为了让克伦威尔这样的恶魔、查理二世这样的浪荡子长存于世，为了让仇恨、权力、政治永垂不朽。

他不禁开始疑惑，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。

然而，他不能疑惑。他没有权利疑惑。如果老爹听到了他的心中所想，肯定会说：“选手们不需要提问，选手们只需要参加游戏。”

没错。

选手们只需要参加游戏。

杰戈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向着格罗斯特路走去。一个比他高十五公分、重二十公斤左右的男人突然从街角拐了过来，猛地拍在杰戈肩上。杰戈转过身去，双手还插在口袋里，连头都没有抬起来。

“你小子没长眼睛呀！”对方挑衅说。这个男人闻起来浑身酒味，

怒气冲冲的样子。看起来，他今晚很不顺遂，想找人打一架。

“对不起了，哥们儿。”杰戈模仿着伦敦南部腔，想要打发了他，准备继续赶路。

“你这是在嘲笑我吗？”对方还在不依不饶，“想要当个硬骨头吗？”

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，男人抡起巨大的拳头，朝着杰戈的脸部就是凶狠的一拳。杰戈的身体往后一仰，拳头刚刚擦过他的鼻尖。男人再次挥拳，杰戈往旁边一躲。

“动作够快的，娘娘腔，”被激怒的男人骂了句脏话，“把你的手拿出来。难道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”

杰戈笑了一笑，露出了闪闪发亮的牙齿。“我哪里需要用到手。”对方猛地向前，杰戈迎上前去，脚跟狠狠踩在对方的一只脚面上。男人痛得鬼哭狼嚎，想要抓住杰戈的手臂，结果被杰戈一拳打在胃部，深深地弯下腰去。直到最后，杰戈仍然没有拿出自己的手。他转过身，继续朝着马路尽头走，那里有一家全天营业的汉堡王快餐店，杰戈准备拿几个培根奶酪汉堡垫肚子。选手们不需要进食。即便他们中的一人曾经宣称自己再也受不了这场荒唐的游戏了。杰戈听到身后的男人迅速从口袋里取出了什么东西。他没有回头，直接警告对方说，“你最好把你手里的刀收好了。”

对方似乎被吓住了。“你怎么知道我手里拿着刀？”

“我听到了，也闻到了。”

“混蛋！”那个男人低声咒骂，继续向前冲。

杰戈还是不想费劲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。银色金属在路灯的照射下发出阴冷的光。杰戈直接抬起一条腿踢在男人的肋骨，身体前倾再次抬腿猛击对方下巴，躲过锋利的刀尖。接着，屈膝抵住对方握刀的手，把他的手腕踩在地上，刀脱手后，再用鞋头把刀踢远，直接滚进马路边的水沟里。挑衅者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。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子竟然在手插口袋的情况下把他痛打一顿。

杰戈笑了一笑，转过身去，走到街的另一边。

那里有一家汉堡王快餐店。

没错。

选手们只需要参加游戏。

但是，他们也需要进食。

Odem Pit'dah Bareket

Nofekh Sapir Yahalom

Leshem Shevo Ahlamah

Tarshish Shoham Yashfeh

希拉尔·伊本·伊萨·阿尔索特，艾本·伊本·穆罕默德·艾
尔-朱兰

北埃塞俄比亚，阿克苏姆王国，圣约教堂

希拉尔在睡梦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，不断呜咽着，浑身颤抖。他的头部、面部、右肩、右臂都被纳巴泰人扔过来的燃烧手榴弹烧伤了，当时他正准备向地道撤退。

艾本把他拖到了安全地带，用毯子扑灭了身上肆虐的火苗，试图使他镇静下来，并且给他注射了吗啡。

希拉尔终于不再尖叫了。

当时敌方来袭时，正好发生了停电，他们只有启动备用电源。伊本使用手动的曲柄收音机给远在亚的斯的那布利尔打电话，对方告知此次停电原因是太阳耀斑，而且是一场大规模的太阳耀斑活动，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。凑巧的是，这次太阳耀斑活动正好聚集在阿克苏姆王国，就发生在希拉尔写信给其他选手的当下，就发生在东胡人和纳巴泰人发动突袭的同时。这一切几乎绝无可能。太阳耀斑通常影响到相当广阔的范围，几乎覆盖整个大陆。它们不可能具备精确瞄准的能力。它们根本不会瞄准任何对象。

绝无可能。

绝无可能，除非是创世者。

伊本一边照顾希拉尔，一边揣测这次伏击可能造成的后果。他手下有两名担当助手的献身者，均为哑巴。他们把希拉尔抬上担架，给他做了静脉注射，将他隐藏到这座古老教堂的地下七层。伊本和他的助手正在用羊奶给希拉尔沐浴，他们一边做着手上的工作，一边默默地祈祷。他们悉心照顾希拉尔，极力拯救他的性命。希拉尔的皮肤起泡变皱，烧焦的头发飘散出硫黄的味道，羊奶和鲜血混合发出古怪的